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朝野僉載 第三卷

則天朝，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，朝官側目。上林令侯敏偏事之，其妻董氏諫止之曰：「俊臣，國賊也，勢不久。一朝事敗，黨附先遭，君可敬而遠之。」敏稍稍引退。俊臣怒，出為涪州武龍令。敏欲棄官歸，董氏曰：「速去，莫求住。」遂行至州，投刺參州將，錯題一張紙。州將展看，尾後有字，大怒曰：「修名不了，何以為縣令！」不放上。敏憂悶無已，董氏曰：「且住，莫求去。」停五□日，忠州賊破武龍，殺舊縣令，掠家口並盡。敏以不計上獲全。後俊臣誅，逐其黨流嶺南，敏又獲免。

唐冀州長史吉懋，欲為男項娶南宮縣丞崔敬女，敬不許。因有故脅以求親，敬懼而許之。擇日下函，並花車卒至門首。敬妻鄭氏初不知，抱女大哭，曰：「我家門戶低，不曾有吉郎。」女堅臥不起。其小女白其母曰：「父有急難，殺身救解。設令為婢，尚不合辭；姓望之門，何足為恥！姊若不可，兒自當之。」遂登車而去。項遷平章事，賢妻達節，談者榮之。項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，出為溫州司馬而卒。

監察御史李畬母，清素貞潔。畬請祿米送至宅，母遣量之，剩三石。問其故，令史曰：「御史例不概剩。」又問車腳幾錢，又曰：「御史例不還腳錢。」母怒，令還所剩米及腳錢。以責畬，畬乃追倉官科罪。諸御史皆有慚色。

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，先適鄭氏，其夫早亡，誓不再醮。姿容端秀，言辭甚高。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，姊亡之後，奏請續親，許之，兄弟並不敢白。思冲擇日備禮，贄幣甚盛。執贄就宅，盧氏拒關，抗聲詈曰：「老奴，我非汝匹也。」乃逾垣至所親家截髮。思冲奏之，敕不奪其志。後為尼，甚精進。

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，嫁未週年而廉卒。李年□八守志，設靈几，每日三上食臨哭，布衣蔬食六七年。忽夜夢一男子，容止甚都，欲求李氏為偶，李氏睡中不許之。自後每夜夢見，李氏竟不受，以為精魅，書符咒禁，終莫能絕。李氏歎曰：「吾誓不移節，而為此所撓，蓋吾容貌未衰故也。」乃拔刀截髮，麻衣不濯，蓬鬢不理，垢面灰身。其鬼又謝李氏曰：「夫人竹柏之操，不可奪也。」自是不復夢見。郡守旌其門閭，至今尚有節婦里。

楊盈川姪女曰容華，幼善屬文，嘗為《新妝詩》，好事者多傳之。詩曰：「宿鳥驚眠罷，房櫳乘曉開。鳳釵金作縷，鸞鏡玉為臺。妝似臨池出，人疑向月來。自憐終不見，欲去復徘徊。」

初，兵部尚書任瓌（編按：同「瑰」。）敕賜宮女二人，皆國色。妻妒，爛二女頭髮禿盡。太宗聞之，令上官齎金壺瓶酒賜之，云：「飲之立死。瓌三品，合置姬媵。爾後不妒，不須飲；若妒，即飲之。」柳氏拜敕訖，曰：「妾與瓌結髮夫妻，俱出微賤，更相輔翼，遂致榮官。瓌今多內嬖，誠不如死。」飲盡而臥。然實非鳩也，至夜半睡醒。帝謂瓌曰：「其性如此，朕亦當畏之。」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。

隋開皇中，京兆韋褒有奴曰桃符，每征討將行，有膽力。褒至左衛中郎，以桃符久從驅使，乃放從良。桃符家有黃犍，宰而獻之，因問褒乞姓。褒曰：「止從我姓為韋氏。」符叩頭曰：「不敢與郎君同姓。」褒曰：「汝但從之，此有深意。」故至今為「黃犍子韋」，即韋庶人其後也。不許異姓者，蓋慮年代深遠，子孫或與韋氏通婚，此其意也。

則天后嘗夢一鸚鵡，羽毛甚偉，兩翅俱折。以問宰臣，群公默然，內史狄仁傑曰：「鸚鵡者，陛下姓也；兩翅折，陛下二子廬陵、相王也。陛下起此二子，兩翅全也。」武承嗣、武三思連項皆赤。後契丹圍幽州，檄朝廷曰「還我廬陵、相王來」，則天乃憶狄公之言，曰：「卿曾為我占夢，今乃應矣。朕欲立太子，何者為得？」仁傑曰：「陛下內有賢子，外有賢姪，取捨詳擇，斷在聖衷。」則天曰：「我自有聖子，承嗣、三思是何疥癬！」承嗣等懼，掩耳而走。即降敕追廬陵，立為太子，充元帥。初募兵，無有應者，聞太子行，北邙山頭皆兵滿，無容人處。賊自退散。

薛季昶為荊州長史，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，頭向外。以問占者張猷，猷曰：「貓兒者，爪牙；伏門限者，閫外之事。君必知軍馬之要。」未旬日，除桂州都督、嶺南招討使。

給事中陳安平子，年滿赴選，與鄉人李仙藥臥。夜夢□一月養蠶，仙藥占曰：「□一月養蠶，冬絲也，君必送東司。」數日，果送吏部。

饒陽李瞿云勛官番滿選，夜夢一母豬極大，李仙藥占曰：「母豬，狔主也，君必得屯主。」數日，果如其言。

張鷟曾夢一大鳥，紫色，五彩成文，飛下至庭前不去。以告祖父，云：「此吉祥也。昔蔡衡云：『鳳之類有五：其色赤者，文章鳳也；青者，鸞也；黃者，鸞也；白者，鴻鵠也；紫者，鸞也。』此鳥為鳳凰之佐，汝當為帝輔也。」遂以為名字焉。鷟初舉進士，至懷州，夢慶雲覆其身。其年對策，考功員外鸞味道以為天下第一。又初為岐王屬，夜夢著緋乘驢，睡中自怪：「我綠衣當乘馬，何為衣緋卻乘驢？」其年應舉及第，授鴻臚丞。未經考而授五品，此其應也。

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，明朝唱策，夜夢一狗從竇出，挽弓射之，其箭遂擊。以為不祥，問曹良史，曰：「吾往唱策之夜，亦為此夢。夢神為吾解之曰：狗者，第字頭也；弓，第字身也；箭者，第豎也；有擊為第也。」尋而唱策，果如夢焉。

右丞盧藏用、中書令崔湜，太平黨，被流嶺南。至荊州，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，問善占夢張猷。謂盧右丞曰：「崔令公大惡夢。坐下聽講，法從上來也；鏡子，金榜竟也。其竟於今日乎！」尋有御史陸遺勉齎敕，令湜自盡。

洛州杜玄有牛一頭，玄甚憐之。夜夢見其牛有兩尾，以問占者李仙藥，曰：「牛字有兩尾，失字也。」經數日，果失之。

載初年中，來俊臣羅織，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，咒咀不道。拷楚酸痛，奴婢妄證，二子自誣，並鞭殺之，朝野傷痛。浮休子張鷟曰：「下里庸人，多信厭禱，小兒婦女，甚重符書。蘊惡崇奸，構虛成實。坎土用血，誠伊戾之故為；掘地埋祠，乃江充之擅造也。」

韋庶人之全盛日，好厭禱，並將昏鏡以照人，令其速亂，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。平王誅之。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，皆逆韋之輩為之也。

韋庶人葬其父韋玄貞，號鄂王。葬畢，官人路見鬼師雍文智，詐宣鄂王教曰：「常作官人，甚大艱苦，宜與賞，著綠者與緋。」韋庶人悲慟，欲依鬼教與之。未處分間，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，遂斬之。

中宗之時，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。他日，對百官總集，詐宣孝和敕曰：「御史不檢校，去卻巾帶。」即去之。曰：「有敕與一頓杖。」大使曰：「御史不奉正敕，不合決杖。」君卿曰：「若不合，有敕且放卻。」御史裹頭，仍舞蹈拜謝而去。觀者駭之。

浮休子張鸞德州平昌令，大旱。郡符下令以師婆、師僧祈之，二□餘日無效。浮休子乃推土龍倒，其夜雨足。

江淮好鬼，多邪俗，病即祀之，無醫人。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，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，與同行郭司法質焉。其何婆士女填門，餉遺滿道，顏色充悅，心氣殊高。郭再拜下錢，問其品秩。何婆乃調弦柱，和聲氣曰：「個丈夫富貴。今年得一品，明年得二品，後年得三品，更後年得四品。」郭曰：「阿婆錯，品少者官高，品多者官小。」何婆曰：「今年減一品，明年減二品，後年減三品，更後年減四品，更得五六年總沒品。」郭大罵而起。

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，朱紫填門。浮休子張鸞曾往觀之，見一將軍，紫袍玉帶甚偉，下一匹絢綾，請一局卜。來婆鳴弦柱，燒香，合眼而唱：「東告東方朔，西告西方朔，南告南方朔，北告北方朔，上告上方朔，下告下方朔。」將軍頂禮既，告請甚多，必望細看，以決疑惑。遂即隨意支配。

咸亨中，趙州祖珍儉有妖術。懸水甕於樑上，以刀斲之，繩斷而甕不落。又於空房內密閉門，置一甕水，橫刀其上。人良久入看，見儉支解五段，水甕皆是血。人去之後，平復如初。冬月極寒，石白水凍，咒之拔出。賣卜於信都市，日取百錢。蓋君平之法也。後被人糾告，引向市斬之，顏色自若，了無懼。命紙筆作詞，精神不撓。

凌空觀葉道士咒刀，盡力斬病人肚，橫桃柳於腹上，桃柳斷而內不傷。復將雙刀斲一女子，應手兩斷，血流遍地，家人大哭。道人取續之，噴水而咒，須臾平復如故。

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。每歲商胡祈福，烹豬羊，琵琶鼓笛，酣歌醉舞。酹神之後，募一胡為祆主，看者施錢並與之。其祆主取一橫刀，利同霜雪，吹毛不過，以刀刺腹，刃出於背，仍亂擾腸肚流血。食頃，噴水咒之，平復如故。此蓋西域之幻法也。

涼州祆神祠，至祈禱日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，直洞腋下，即出門，身輕若飛，須臾數百里。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卻，至舊祆所乃拔釘，無所損。臥□餘日，平復如故。莫知其所以然也。

明崇儼有術法。大帝試之，為地窖，遣妓奏樂。引儼至，謂曰：「此地常聞管弦，是何祥也？卿能止之乎？」儼曰：「諾。」遂書二桃符，於其上釘之，其聲寂然。上笑喚妓人問，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，遂怖懼，不敢奏樂也。上大悅。

蜀縣令劉靜妻患疾，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，曰：「須得生龍肝，食之必愈。」靜以為不可得，儼乃畫符，乘風放之上天。須臾有龍下，入甕水中，剔取食之而差。

大帝盛夏霈雪及枇杷、龍眼，儼坐頃間，往陰山取雪，嶺南取果子並到，食之無別。時四月，瓜未熟，上思之，儼索百錢將去，須臾得一大瓜，云緜氏老人園內得之。上追老人至，問之，云：「土埋一瓜擬進，適賣，唯得百錢耳。」儼獨坐堂中，夜被刺死，刀子仍在心上。敕求賊甚急，竟無蹤緒。或以為儼役鬼勞苦，被鬼殺之。孔子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信哉！

則天朝有鼎師者，瀛州博野人，有奇行。太平公主進，則天試之，以銀甕盛酒三斗，一舉而飲盡。又曰：「臣能食醬。」即令以銀缸盛醬一斗，鼎師以匙抄之，須臾即竭。則天欲與官，鼎曰：「情願出家。」即與剃頭。後則天之復辟也，鼎曰：「如來螺髻，菩薩寶首，若能修道，何必剃除？」遂長髮。使張潛決一百，不廢行動，亦無瘡疾，時人莫測。

大足中，有祆妄人李慈德，自云能符書厭，則天於內安置。布豆成兵馬，畫地為江河，與給使相知削竹為槍，纏被為甲，三更於內反，宮人擾亂相殺者□二三。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裡聲叫，領兵斬關而入，殺慈德、闍豎數□人。惜哉！慈德以厭為客，以厭而喪。

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，久而不決。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，並殼食之並盡。僧仍不伏。法善燒一鐵鉢，赫赤兩合，欲合老僧頭上，僧唱：「賊！」，袈裟掩面而走。孝和撫掌大笑。

道士羅公遠，幼時不慧。入梁山數年，忽有異見，言事皆中，敕追入京。先天中，皇太子設齋，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，太子靳固不與。遠曰：「少時自取。」太子自封署房門，須臾開視，器物一無所見。東房先封閉，往視之，器物並在其中。又借太子所乘馬，太子怒，不與。遠曰：「已取得來，見於後園中放在。」太子急往櫪上檢看，馬在如故。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，就羅公遠看年命。奴擎衣襪在門外，不覺須臾在公遠衣箱中。諸人大驚，莫知其然。

歐陽通，詢之子，善書，瘦怯於父。常自矜能書，必以象牙、犀角為筆管，狸毛為心，覆以秋兔毫；松煙為墨，末以麝香；紙必須堅薄白滑者，乃書之。蓋自重其書。薛純陀亦效歐陽草，傷於肥鈍，亦通之亞也。

孟知儉，并州人，少時病，忽亡。見衙府如平生時，不知其死，逢故人為吏，謂曰：「因何得來？」具報之，乃知是冥途。吏為檢尋，曰：「君平生無修福處，何以得還？」儉曰：「一生誦《多心經》及《高王經》，雖不記數，亦三四萬遍。」重檢，獲之，遂還。吏問：「欲知官乎？」曰：「甚要。」遂以簿示之，云「孟知儉合運出身，為曹州參軍，轉鄆州司僉」，即掩卻不許看。遂至荒榛，入一黑坑，遂活。不知「運」是何事，尋有敕募運糧，因放選授曹州參軍。乃悟曰：「此州吾不見小書耳。」滿授

鄧州司命。去任，又選唱晉州判司，未過而卒。

貞觀中，頓丘縣有一賢者，於黃河渚上拾菜，得一樹栽子大如指。持歸，蒔之三年，乃結子五顆，味狀如棗，又似林檎，多汁，異常酸美。送縣，縣上州，以其味奇，乃進之，賜綾一匹。後樹長成，漸至三百顆，每年進之，號曰「朱棗」，至今存。德、貝、博等州，取其枝接，所在豐足。人以為從西域來，礙渚而住矣。

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，得道於豫章西山。江中有蛟為患，旌陽沒水，劍斬之。後不知所在。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，擊之聲聞數里。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，破之得劍一雙，視其銘一有「許旌陽」字，一有「萬仞」字。遂有萬仞師出焉。

上元年中，令九品以上配刀、礪等袋，采鮓為魚形，結帛作之。取魚之象，強之兆也。至天后朝乃絕。景雲之後又復前，結白魚為餅。

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，鑄銅為桂樹，金花銀葉，帝每騎馬自照，人馬並在鏡中。專知官高郵縣令幼臨也。

睿宗先天二年正月五、六夜，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，高二丈，衣以錦綺，飾以金玉，燃五萬盞燈，簇之如花樹。宮女千數，衣羅綺，曳錦繡，耀珠翠，施香粉。一花冠、一巾帔皆萬錢，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。妙簡長安、萬年少女婦千餘人，衣服、花釵、媚子亦稱是，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，歡樂之極，未始有之。

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，金銀、珠玉、寶貝之類罔不畢萃，曠古以來，未曾聞見。鋪象牙牀，織犀角簾，鼉貂之褥，蛭虻之氈，汾晉之龍鬚、河中之鳳翮以為席。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通，逼之也。同飲以碗盞一雙，取其常相逐。迥秀畏其盛，嫌其老，乃荒飲無度，昏醉是常，頻喚不覺。出為衡州刺史。易之敗，阿臧入官，迥秀被坐，降為衡州長史。

宗楚客造一新宅成，皆是文柏為梁，沉香和紅粉以泥壁，開門則香氣蓬勃。磨文石為階砌及地，著吉莫靴者，行則仰仆。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賊萬餘貫，兄弟配流。太平公主就其宅看，歎曰：「看他行坐處，我等虛生浪死。」一年迫入，為鳳閣侍郎。景龍中，為中書令。韋氏之敗，斬之。

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，高三尺，開四門，絳橋勾欄，花草、飛禽、走獸，諸天伎樂，麒麟、鸞鳳、白鶴、飛仙，絲來線去，鬼出神入，隱起鈿鏤，窈窕便娟。珍珠、瑪瑙、琉璃、琥珀、玻璃、珊瑚、碑磬、琬琰，一切寶貝，用錢三萬，府庫之物，盡於是矣。

隋煬帝巡狩北邊，作大行殿七寶帳，容數百人，飾以珍寶，光輝洞徹。引匈奴啟民可汗宴會其中，可汗恍然，疑非人世之有。識者云，大行殿者，示不祥也，亦是王莽輕車之比。天心其關人事與歟！

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。奪百姓莊園，造定昆池四九里，直抵南山，擬昆明池。累石為山，以象華岳，引水為澗，以象天津。飛閣步檐，斜橋磴道，衣以錦繡，畫以丹青，飾以金銀，瑩以珠玉。又為九曲流杯池，作石蓮花臺，泉於臺中湧出。窮天下之壯麗。悖逆之敗，配入司農，每日士女游觀，車馬填噓。奉敕：輒到者，官人解見任，凡人決一頓，乃止。

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，以後百官、百姓家效之。山林奇禽異獸，搜山蕩谷，掃地無遺，至於網羅殺獲無數。開元中，禁寶器於殿前，禁人服珠玉、金銀、羅綺之物，於是採捕乃止。

高宗時，有劉龍子妖言惑眾。作一金龍頭藏袖中，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。每相聚出龍頭，言聖龍吐水，飲之百病皆差。遂轉羊腸，水於龍口中出，與人飲之，皆罔云病癒，施捨無數。遂起逆謀，事發逃走。捕訪久之擒獲，斬之於市，並其黨餘人。

東海孝子郭純喪母，每哭則群鳥大集。使驗有實，旌表門閭。後訪乃是孝子每哭，即散餅食於地，群鳥爭來食之。後如此，鳥聞哭聲以為度，莫不競湊，非有靈也。

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，州縣上言，遂蒙旌表。乃是貓犬同時產子，取貓兒置狗窠中，狗子置貓窠內，慣食其乳，遂以為常，殆不可以異論也。自連理木、合歡瓜、麥分歧、禾同穗，觸類而長，實繁有徒，並是人作，不足怪也。

唐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，云「聖母臨水，永昌帝業」，進之，授五品果毅，置永昌縣。乃是白石鑿作字，以紫石末和藥嵌之。後并州文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，有「武興」字，改文水為武興縣。自是往往作之。後知其偽，不復採用，乃止。

襄州胡延慶得一龜，以丹漆書其腹曰「天子萬萬年」以進之。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，奏請付法。則天曰：「此非噁心也，捨而勿問。」

則天好禱祥，拾遺朱前疑說夢雲，則天髮白更黑，齒落更生，即授都官郎中。司刑寺囚三百餘人，秋分後無計可作，乃於圍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，長五尺。至夜半，三百人一時大叫。內使推問，云：「昨夜有聖人見，身長三丈，面作金色，云：『汝等並冤枉，不須怕懼。天子萬年，即有恩赦放汝。』」把火照之，見有巨跡，即大赦天下，改為大足元年。

白鐵餘者，延州稽胡也，左道惑眾。先於深山中埋一金銅像於柏樹之下，經數年，草生其上。給鄉人曰：「吾昨夜山下過，每見佛光。」大設齋，卜吉日以出聖佛。及期，集數百人，命於非所藏處，不得。乃勸曰：「諸公不至誠佈施，佛不可見。」由是男女爭佈施者百餘萬。更於埋處，得金銅像。鄉人以為聖，遠近傳之，莫不欲見。乃宣言曰：「見聖佛者，百病即愈。」左側數百里，老小士女皆就之。乃以緋紫紅黃綾為袋數重盛像，人聚觀者，去一重一回佈施，收千端乃見像。如此矯偽一二年，鄉人歸伏，遂作亂。自號光王，署置官職，殺長吏，數年為患。命將軍程務挺斬之。

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，初事皇太子，頗得出入。暫令出外，即恃威權，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。宰相方食即來，諸人命坐，常遣一人門外急喚，云「殿下須使令」，吐飯而去。諸司皆如此。請謁屬事，賣官鬻獄，所求必遂。東宮後稍稍疏之，仍潛入仗內食侍官飯。晚出外腹痛，猶詐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。須臾霍出衛士所食米飯黃臭，並齏菜狼藉。凡是小人得寵，多為此狀也。

周春官尚書閻知微，和默啜，司賓丞田歸道副焉。至牙帳下，知微舞蹈，宛轉抱默啜靴而鼻臭之。田歸道長揖不拜。默啜大怒，倒懸之。經一宿，明日將殺。元珍諫：「大國和親使，若殺之不祥。」乃放之。及歸，與知微爭於殿庭，言默啜必不和；知微堅執以為和。默啜果反，陷趙、定。天后乃誅知微九族，拜歸道夏官侍郎。

右拾遺良弼使人匈奴。坐帳下，以不淨餒之。良弼食盡一槃，放歸。朝廷恥之。

張利涉性多忘，解褐懷州參軍。每聚會被召，必於笏上記之。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，怪其不至，親就門刺請。涉看笏曰：「公何見顧？笏上無名。」又一時晝寢驚，索馬入州，扣刺史鄧暉門，拜謝曰：「聞公欲賜責，死罪！」鄧暉曰：「無此事。」涉曰：「司功某甲言之。」暉大怒，乃呼州官董以甲問構，將杖之。甲苦訴初無此語。涉前請曰：「望公捨之，涉恐是夢中見說耳。」時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。

五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。嘗至州，於主人舍坐，州佐史前過，以為縣典也，呼欲杖之，典曰：「某是州佐也。」玄一慚謝而止。須臾縣典至，一疑其州佐也，執手引坐，典曰：「某是縣佐也。」又愧而止。曾有人傳其兄書者，止於階下，俄而里胥白錄人到，玄一索杖，遂鞭送書人數下。其人不知所以，訊之，玄一曰：「吾大錯。」顧縣典回宅，取杯酒暖愈。良久，典持酒至，玄一既忘其取酒，復忘其被杖者，因便賜縣典飲之。

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，典王慶通判稟，靜曰：「爾何姓？」慶曰：「姓王。」須臾慶又來，又問何姓，慶又曰：「姓王。」靜怪愕良久，仰看慶曰：「南皮佐史總姓王。」

定州何名遠，大富，主官中三驛。每於驛邊起店停商，專以襲胡為業，貲財巨萬，家有綾機五百張。遠年老，或不從戎，即家貧破。及如故，即復盛。

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為業，里中謂之「雞肆」，言若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。會世副其業，家財巨萬。有士人陸景暘，會邀過，所止館舍甚麗。入內梳洗，衫衣極鮮，屏風、氈褥、烹宰無所不有。景暘問曰：「主人即如此快活，何為不罷惡事？」會曰：「吾中間停廢一二年，奴婢死亡，牛馬散失；復業已來，家途稍遂。非情願也，分合如此。」

滕王嬰、蔣王暉皆不能廉慎，大帝賜諸王，名五王，不及二王，敕曰：「滕叔、蔣兄自解經紀，不勞賜物與之。」以為「錢貫」。二王大慚。朝官莫不自勵，皆以取受為贓污，有終身為累，莫敢犯者。

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污，有一里正死，範集里正二百人為里正造像，各出錢一貫。範自納之，謂曰：「里正有過罪，先須急救。範先造得一像，且以與之。」納錢二百千，平像五寸半。其貪皆類此。範惟一男，放鷹馬驚，桑枝打破其腦。百姓快之，皆曰：「千金之子，易一兔之命。」

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，問里正曰：「雞卵一錢幾顆？」曰：「三顆。」彪之乃遣取千錢，令買三萬顆，謂里正曰：「未須要，且寄母雞抱之，遂成三萬頭雞。經數月長成，令縣吏與我賣，一雞三錢，半年之間成三萬。」又問：「竹筍一錢幾莖？」曰：「五莖。」又取千錢付之，買得五萬莖，謂里正曰：「吾未須要筍，且向林中養之。至秋竹成，一莖錢，成五萬。」其貪鄙不道皆類此。

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，對賓下脫粟飯。商客有一驢，日行三百里，曾三年不賣。市人報價云：「四千。」愔曰：「四千金少，更增一千。」又令買單絲羅，匹至三千。愔問：「用幾兩絲？」對曰：「五兩。」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，每兩別與錢手功之直。

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，到任，令里正括客，云：「不得稱無。」上戶每取兩人，下戶取一人，以刑脅之，人懼，皆妄通。通訖，簡云：「不用喚客來，但須見主人。」主人到，處分每客索絹一匹，約一月之內得絹三車。罷任，發至鹿城縣，有一車裝絹未滿載，欠六百匹，即喚里正令滿之。里正計無所出，遂於縣令、丞、尉家一倍舉送。至都，拜柳州刺史。

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攝愛州刺史，貪暴，取金銀財物向萬貫。有首領取婦，裴即要障車綾，索一千匹，得八百匹，仍不肯放。捉新婦歸，戲之，三日乃放還。首領更不復納。裴即領物至揚州。安南及問至，擒之，物並納官，裴亦鎖項至安南，以謝百姓。及海口，會赦而免。

洛州司倉嚴升期攝侍御史，於江南道巡察。性嗜水獐肉，所至州縣，烹宰極多。小事大事，入金則弭。凡到處，金銀為之踴貴，故江南人號為「金牛御史」。

張昌儀為洛陽令，借易之權勢，屬官無不允者。風聲鼓動。有一人姓薛，齎金五兩遮而奉之。儀領金，受其狀，至朝堂，付天官侍郎張錫。數日失狀，以問儀，儀曰：「我亦不記，得有姓薛者即與。」錫檢案內姓薛者六餘人，並令與官。其蠹政也如此。